

至清国西行札记

前言

谨以此文纪念在海外漂泊的华人同胞

作者

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

令和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火曜日

第一章 一个清国人

「诶，那个清国人！是不是该给本大爷点东西了！」

我，阿斌，自从1850年逃难到日本之后，每天都会被浪人打搅，尽管我所在的长崎已经是华人较多的地方了；不过这样的日子，只要能够忍耐下来，便也没什么所谓。

在香山的时候，我是一个读过书中过解元的小绅士，后来英国人来了，亲眼看到乡勇和绿营落荒而逃的样子，我顿感不妙，也跟着那些兵逃难，最后索性一路跑到四川，在四川，我听见过世面的矿工说上海赚钱的机会多，自己是读书人，前途不会差，于是又跟着一些四川盐帮的人去到了上海。

落地上海之后，我见识到了更多的洋人，下到车夫上到道台衙门，无不尊敬他们，听说洋人还在上海有一片居住区；我还记得是1843年的冬月，我借着一张嘴皮子，在洋行混到了一个会计和文书的职位，整日也还是像曾经在香山一样和笔墨纸砚打交道，但是这次又有些不一样，往日写信作诗看的人不多，如今供职洋行，一字一句都要被一堆人反复斟酌，错了一个数目字就要被训斥，要是让洋行主管失了体面，我的工作可就不保。

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持续到了1849年，洋行主管的压力实在压得我无法喘息，出于读书人的脾气，我干脆准备好出国的盘缠，又鼓起胆子和洋行要了一笔不小的钱款，再写信广东家里，前前后后准备了一年，只身一人跑到去日本的船上去了。

走之前，那个跋扈的洋行主管还模仿起自己洋人上司的腔调讽刺我：「To be honest, you are just somebody who a nobody.」，我才懒得搭理这句狗屁不通的洋文，兀自离开了主管的地盘。

离别前，在给家族的信里，我还记得是这么说的——子孙不肖，空经纶满腹，无以报国，无以还乡，故赴东洋谋求生计，在申住宅，业经准许，盼族内助家父母与贱内迁居沪上。

同去日本的人里，像我这样的文化人屈指可数，船上大多是被骗下东洋的同乡劳力，经过福建来到开埠的上海出港——我那时还在幻想，我和这些短衣不一样，我穿长衫喝墨水，是有文化的人，在哪都混得开的。

落地日本长崎，人生地不熟的我先是被黑心的华人骗子骗走行李，然后又因为语言不通，被看着像差役的几个日本人带走问话，还好会写字，写清来意后，一个好心的年轻差役把我带到了当时的华人聚居区，正想走，带队的老差役用一个眼神暗示了一下，我在老家的差役那见过这种眼神，识趣地奉上了一些银元，这一队日本人这才满意地离开，就连那个善心的年轻差役走时也带着笑。

不过，至少是到了有华人的地方了，日子总该好起来吧？然而，洋行办过事的清国文化人的身份在这里并没什么用，英语和汉文日本人都听不懂，华人也多不解洋文，我的经验在这里只能谋到一个账房学徒的工作，好在老板娘知道文化人的脾气，于是擅自加了些工资，让我学点日语好行事。

我在日本的第一年，就这样在善意和恶意的交叉中过去了。

我在这里除了华人偶尔会叫一声「阿斌」，其他时候都是被来结账的日本人唤做「那个清国人」，明明只是账房，却总是被浪人敲诈，然后多给的用来交学费的工资就要遭殃，但是日语不可不学，因此吃喝方面只好俭省，来日数年，冬夏常服不过两件，加上一件偶尔才会穿出去逛集会的浴衣和两套从洋行离职时候一起带走的西服，勉强能凑出几件体面衣服，就是这样寒酸的日子，我忍耐了五年。

五年间，情况急转直下，家中父母不耐风寒，多次病倒，父亲先一步走了，妻子因为难产，也离开了人世，我后来被老板娘劝导后才续弦了一位在庙会上有过数面之缘的日本庶女，完婚不到半年，悲报又至——一封急信寄来，上面只有两个字——「母丧」，那个日本女孩和家里吵了一架，凑出了一些钱，让我送到清国给亲戚置办后事，老板也给我批了假期，可是痛苦还是不减，我那时破天荒写了封长一些的信托人加急送到——惊悉母丧，悲痛欲绝，凉路遥难至，附银元廿圆，子家斌。

或许是苦尽甘来，又过了几年，我这个清国人竟然熬到了时候，被老板推荐去了洋行里做事情，我对老板印象不多，只知道和他的夫人一样都是善良的人。

如果没有老板，我就是熬到老，也未必能到在日本的洋行做事，如果没有老板娘多给的工资，我在洋行也没法和日本人共事。

那是1862年，我正式在洋行被登记为「黄家斌，清国广东人，会计、文书」。

然而，我年纪也不小了，年方三十有八，寻求功业这条路上，故国只剩下了黄家的长辈，异乡只剩下了一个小家。

第二章 尊王攘夷

本以为日本是个和平的地方的我，在日本这么多年见识过了很多次大事件，我甚至发现对清国人跋扈的浪人和武士看到穿着西装的洋人也是卑躬屈膝的模样，而自己这份洋行的工作也是因为洋人，心中不免生出一丝讽刺的感觉。

1876年的一天，我休假，身上穿着当初被举荐进入洋行时另外准备的礼服，挽着妻子的手逛庙会，当时天黑，虽然有灯，但是也看不太清脸，我在脑中回味着当初见到妻子的时刻，那天也是这样的庙会，我穿着从上海的洋行带来的西服独自逛庙会，然后在一个没有挂灯的小摊上，我见到了她，因为一些原因，她那时生活拮据，连我认为理所当然要有的姓氏也没有，我想着同是天涯沦落人，便请她去喝了杯酒，我刚像个绅士挽起她的手准备去居酒屋，两个挎着刀大步走的浪人不小心撞到了我，她忙问「你没关系吧！」，我弯腰捡起帽子，正想着道个歉了事，结果那两个浪人竟然先一步鞠躬道歉了！

「Well, well, well~」

听到讲外语，那两个浪人道歉的态度竟然更加恭敬，我没搭理这两个家伙，拍拍尘土就接着逛庙会了。

事后我和她打趣道：「他们两个只不过是Nobody罢了！」

她不懂英语，但是猜出来了讽刺的意思，附和道：「真是两个借了别人的好马骑的蠢货呢。」

我回味了那句洋行主管讽刺我时说的「Nobody」，如今竟然被我一个寄人篱下的人拿去讽刺东洋人，这件事本身也很讽刺。

走着走着，思绪刚从初见回到当下，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没问她为什么后来补上去的姓氏是「小林」，正想问呢，突然又有不识趣的武士装扮的人撞了我一下，我本以为能等到多年前一样的道歉，结果如今我的地位高了，他却敢先一步大喊：「你这个番猴子，是不知道给已经开化的人让路吗？！」

「诶，册那！」我听他这话，是想和我打擂台了，正拎起文明棍顶着他的胸口，刚想给他点来自洋行高级买办的教训，结果不知道哪里冲出来的警官突然就把那个武士押走了，还留了个人专门给我道歉，真是吊诡。

我和那个留下的警官说了情况，然后那个警官鞠躬鞠得更起劲了：「对不起，怡和洋行的买办先生，我们工作太疏漏了，让您被一些人顶撞，真是非常抱歉！」

我实在担当不起这样诚挚的道歉，毕竟认真一想，高级买办也不过是个打工的人，挥挥手让这个小警察不要往心里去就接着和小林逛庙会了。

她当时脸上一直挂着很难不被察觉的笑意，于是我问小林：「你们日本人的文化真奇怪啊。」

她窃笑一下，说：「刚刚的警察像不像不想给外人看见家丑的大家长呀？」

顿时，庙会弥漫起快乐的空气。

回到家沐浴更衣后，我和小林坐在榻榻米上，我看着早上犯懒不想看的报纸，她醉心于浮世绘版画册子，回想今天这次庙会的经历，我发现自己真是变了——刚到日本的时候，我一身长衫猪尾巴辫子，被骗，

被敲诈，后来剪了头发换上上海带来的西服，让跋扈的浪人低头，但是事情越来越奇怪了，明明我已经是穿得起礼服，连警察都要给三分薄面的高级买办，怎么那个武人反倒不怕了呢？

我问了小林这个问题，她又是一笑：「他们认为失去佩刀的权力就是因为洋人来了，你看起来那么像，肯定会骂你是『番猴子』呀～」

我想了想，倒确实是这样，武士不被允许佩刀就是黑船事件之后的事情，我的打扮则是从上海的日子里就形影不离的洋人服装，怕是真把我当成了洋人才那么恨。

「那老公我就要更『番猴子』一点咯！哈哈哈哈！」

我放下报纸，笑着入眠，在梦中也嘲笑那些失去刀剑的武士压根不配与自己打擂台，再想到过去的痛苦，颇有一种解气的痛快。

次日，我刚在办公室坐下，还没润开毛笔，手底下的一个秘书员就拿着一份文件快步进门，然后又走了出去，敲了下门，道声「失礼了」，才又进来。

我接过他的文件，想着什么文件这么紧急，以至于都让平日对细枝末节吹毛求疵的山中秘书忘记敲门了。结果，拆开一看，先看到的不是内容，而是一方印玺，然后定睛一看，我被聘为了华人商民代表！另外一份文件则是随附的执照！

很可惜，父母已经看不到这种情景了，或许是为了庆祝，也或许是用快乐掩盖悲伤，我和小林喝了很多酒，在醉酒的时候，他才想起来问小林那个问题：「小林，为什么你后来补录的姓氏是小林啊？」

她这一回没有笑，而是迷迷糊糊的说：「当初我受不了幕府的日子，连木屐都没换就连夜从府上偷偷出逃，逃到走不动后，在一片小小的树林里休息，醒来便被林中的猎户带到了镇上，后来才回到长崎的家。」

「所以你的姓氏是来自于那片林子吗？」

「嗯，别说话，睡觉，我累了——」

第三章 外事

和小林的体面日子一直到1877年才暂停了一下，九州有了战乱，长

崎作为国际港口，自然也要动员起来，而因为我是中国人，又是商事代表的缘故，我被日本的外务官员用一堆国际文书手续推到了大清国驻日公使的桌前，和他谈判一些名义上不该由我交涉的事情——明治内阁想要让清国秘密援助，至少提供一些粮秣和国际声援。

公使没和我说什么，谈了半天，什么也没有谈出来，也没有遣人发电报，这件事看来没有什么下文了，公使何先生的脸色尚可，只是嘴死死的闭着，什么也没说，不时还叹一口气，这绝对是没戏的信号，最后好不容易说了句话，也不过是「日本之事，需禀报圣上」「虽敢为亦不能为」之类的没用的话；但是外务官员不甘心，这种秘密事务既然分下来，就没有做不成的道理，否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风险，然后又是一大轮的运作，我「自愿」离开了怡和洋行，并且也脱离了代表身份，尔后一封把我聘为华籍临时雇员的秘密文件送到，我不想直接接下这份差事，在日本这么多年，我和当年帮助我的老板等人成为了朋友，在这里也有了自己的家庭，这里简直就是我的第二个家了，想了想，这种工作一般都不允许携带眷属，于是问那个官员能不能携带家属，但是他竟然说可以。

这下好了，我本来还想以家庭缘故推脱呢，看来是不得不接下来了。

我回到家，和妻子说：「我们该准备准备去别的地方了。」

她有些疑惑：「你被驱逐了？谁敢这么做，我和他拼了！」

我抱住她，安慰说：「只是工作需要，我们要准备去清国了。」

去清国之前，我把洋行的工资抽了一部分给当初接济我的老板夫妇，然后买了两套新的晨礼服，又给妻子买了两套专门出席外交场合的和式礼服，明明买新衣服应该高兴，我们的脸上却都挂着一丝愁容，她可能是因为此行路远，担心我一个老头子吃不消吧。

没关系，起码她在家就在。

在去往故国的船上，我被分到了上等舱，这也就意味着，社交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可是我已经五十多了，只好一直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脱，餐食也多是客房服务送到客舱的，我还在海上发了低烧，小林在这段时间，一直悉心照料，我这把老骨头看来是很难真是担不起这份差事了，在一天夜里，双双失眠的我们，在床上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我可能是

因为奔波劳顿，竟然有了立遗嘱的想法。

「小林，我要是走了，你要帮助我，要好好活下去。」

平日里总是笑着的她，这个时候却流露出了悲伤：「你这家伙，我们不是要一起好好活下去吗？」

「是啊，我们要好好活下去，可是万一……」

她跪了下来：「如果有万一的话，我再听你的，现在不许说！」

「好吧，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或许是我这样的心境感动了上苍，我的感冒在客船缺乏专门药物的情况下，竟然好的不慢，等到客船抵达上海港口时，我已经完全痊愈了，刚一到地方，我们就拿着日方给的文件去到指定的住所，然后休整一天。

在海上的日子实在难受，但是到了陆地上，我反而有点不太能睡着了，也对，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坐船了，不过既然要休整，那就免不了好好吃一顿，所以那一天晚上，我带着小林先去了租界的日本餐厅吃饭，然后又去点心店带了蛋糕，在睡前还品了茉莉茶，这还是她第一次喝清国的茶水，接受速度却出乎意料，我们过的都很不错，仅看这一晚上，我们就好像是日本来的游客一样。

但是公务还是缠身，次日早上，一封发自外务官员的电报已经躺在了客房的桌上，上面写的是当晚的外交宴会的安排，然后需要在三天内去到京城，时间出乎意料的紧张。

当天傍晚，我们就换上了礼服，小林和我一样，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是穿上那套衣服之后却不显得老气，正好和我一套黑乌鸦一样的晚礼服有所不同，我修剪了胡子，使我看起来像更年轻精干一些的政客，而不是一个53岁被拉过来凑数的前洋行买办。

等到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之后，我带着小林上了车，不时到达公馆，刚一进入宴会厅，一个日本驻外官员就递给我一份文件，然后和我说：「由于电报没办法直达京城，所以本地的办事处把文件抄了一遍，重新盖章，你的任务就是把这份文件带到京城，记住，谈判一直都有希望，至少天皇陛下还这么想。」

我点点头，接着牵着夫人小林的手往里走，先鞠躬和本地的官员握手，然后介绍自己和小林，小林再鞠躬介绍自己是我的夫人，我再翻译成中文，再之后就要鞠躬和日本的驻外官员握手，在介绍一遍，再鞠躬

一遍，一场宴会下来，吃吃喝喝都是次要的，全都忙着鞠躬握手再鞠躬了。

待到从公馆出来，真可谓又困腿又酸，恨不得一到旅馆就沉睡下去，但还不能睡，小林的礼服结构很繁复，很多配饰都需要细心拿下，所以我还得再找到那个傍晚帮忙做这些的女侍应再重复一遍流程，然后再给一回小费，还不知道事情能不能谈成，钱先花出去不少了，天皇为了这种事情真是不惜本钱——可是叫我来清，不就是财政紧张需要支援吗？日本文化真是奇怪。

我没时间细想，困倦袭上心头，小林刚翻开画册准备看，我就已经闭眼睡去了，正想着再起身把报纸放回去，就看到她已经睡死了，看来都很劳累啊。

把画册和报纸都放回桌上后，我这才睡下，等待着明天的行程。

第四章 进京上洛

进京

如果洋兵没有打进来的话，或许我也当初也能早早走上这条进京赶考的路，但事已至此，更何况此行京城，我的身份也是洋人来的谈判官，而不是前两广解元。

路上黄土飞扬，马车很是颠簸，在日本，这样的长途出行虽然并不总是舒适，但是因为地方不大、出门不多，其实我也可以负担，可故国幅员辽阔，而我也知天命，实在是难过出行这一关。

路上我们要住客栈，可因为战乱和贫弱的经济，客栈的食物实在粗劣，快到天津的时候，我们才吃上肉多的包子，距离时限还有段时间，遂在天津一处粤菜馆犒劳我与小林，她很喜欢一道鱼生和一道竹升面，看着她又笑了起来，我也难掩喜悦。

饭饱不久，就要尽快到达京城，我叫了一辆快车，车夫是天津城内有名的车夫，人称马车王，马车是技能强别人冠给他的名头，王是他的姓，和在一起，不知道的外地人可能还以为他是马车帮的头头，而不是驱车技术好的车夫。

坐上他的车后，难免感叹一路上都是什么苦日子，没有减震的马车竟然可以这么平稳快速，真是厉害，到达外城后，竟然还剩下半天的时间，为了表现舟车劳顿一路不易，我和小林特地下车步行到内城东江米巷。

到达东江米巷后，那里的日本官员一眼就看出我的身份了：「啊！你是之前长崎怡和洋行的黄先生！之前办事的时候听闻过您的名号，可惜只见过照片，久仰！」

我有些惊讶，原来我名声这么大？但还是礼貌性的回复了一下。

「黄先生来京城是探亲？这位是您的夫人吧？真是漂亮，初次见面，本人斋藤。」

「斋藤先生您贵安，」我回了个礼：「来京是代办外事，内人与我一路劳顿，不知能否安排吃住？」

「当然可以！」斋藤热情的不像是个日本人：「您有文书吗？」

我把上海那个官员递给我的文件递了过去，他抽出其中一张，神色冷了一下，然后又热情起来，让他的僚属带我去附近的客栈住下，还和我担保「在京一切事务，如有不妥，找他就可以摆平」，这家伙热情的真的不像是日本人，听那个僚属的碎碎念，我才知道这家伙是关西人，那就难怪了。

第二天清早，一个清廷打扮的白净年轻人带着三两兵丁找了上来，用一种奇怪的腔调宣布皇上要召见我和一种日本外事官员，事出突然，我先带着小林去东江米巷让她在那里的茶会里先坐着等我，然后跟着斋藤等日本外事官员进宫。

斋藤在路上问我：「你说，天皇陛下真的相信这件事会有结果吗？」

「我不知道，但是上海那边的人让我相信。」

「好吧，毕竟我们都迫不得已。」

到了大殿，皇帝竟然只有六七岁光景，按照我还记得的清朝礼仪，我应该三跪九叩，然而，我只是和陪同的日本官员行鞠躬礼，然后表明日本天皇需向清廷求援之决心，正上前递上那份我自己都未曾见过的文件的时候，一个太监接过文件，再苟着身子递给皇帝，皇帝翻开一看，再送下去，太监苟着身子，又送到了个老官员的手里，那人应该就是

李鸿章李中堂了，中堂细细阅读了上面的每一个字，然后戴起眼镜再看了一遍，皇帝问：「中堂有何见解？」

李鸿章摘下眼镜，用带口音的官话答曰：「皇上，依臣之所见，援助日本，外结友邦欢欣，内利军备实业，利大于弊，然新疆未平，东南又起，虽只需调遣粮秣，却无余粮可调，日本之事，非不敢也，实不能也。」

皇帝似懂非懂的听完，接着让太监宣布退朝。

第二天，一封清朝的公文发到了我的手上，斋藤看完也只是叹气：「你觉得天皇知道会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我愣神了：「至少我知道我不知道。」

上洛

从京城返程之后，我和小林在上海停了一会儿，和那个自信满满的日本官员汇报完情况后，让他电报日本告知此事，过了一段时间，日本回电，让我先行回国，上洛再议，这几乎就是要我亲自把清廷的公文送到天皇陛下的眼前的意思了。

来不及休息，我们俩又坐上去长崎的船，一到长崎，我勉强扣了点时间和那对老板夫妇见面，他们经营的店铺已经是儿子在管理了，我和那个年轻人问了个好，马上就带着妻子上洛。

通过明轮到达横滨之后，我和小林坐上了火车，再兜兜转转进入了东京城内，可能是情势紧张的缘故，东京的警官竟然人人佩刀，在长崎，警官也不过手持木棒而已。

好在他们不是之前的跋扈武士，好心的给我指路，不然我可能还要发电报回长崎问一遍天皇官邸怎么走。

见到天皇之后，我有些奇怪，明明这里的皇帝也是年轻人，为什么眼神里全然没有一丝稚气？不仅是年龄大了二十多，而是光绪的眼里完全没有野心，我有预感，未来光绪会和这个年轻的天皇有一场较量。

我和他禀报了此行清国的收获，明治陛下只是点了点头，然后问我，黄先生这样的人才，不应该成日案牍劳形，不知阁下有没有兴趣上战场报效国家——我无疑是不愿意的，虽然上没有老，下也没有小，但

是我有妻子。

婉拒天皇的邀约之后，我回到了长崎，继续在那里和文字打交道，过了一年，我和小林领养了一个小男孩，为了让他将来方便一些，我给他的姓氏是「小林」，名则是「正男」，或许是一些莫须有的希冀吧，我想让这个小孩能够在我离开之后，像个真正的男子一样抚养他的母亲。

我在长崎时不时还是会一起和小林逛灯会，但是毕竟年纪也不小了，小林和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二十七岁，她二十五岁，还算年轻，现在我已经五十四岁，她五十二岁，皱纹已经遮不住了。

或许是之前去清国的旅途实在劳顿，我的身体越来越吃不消了，小林则还好，每天也都很快乐，这就够了。

第五章 清国人、日本人

黄家斌，1824年生人，生于广东香山，1843年流落上海，同年被聘为怡和洋行会计，1849年离开上海，乘船到达日本长崎唐人屋敷，在当地一家华人餐馆担任账房，1851年妻子离世，1852年与续弦妻子幸子初见，时年方二八，1854年与女友成婚续弦，1855年，母丧，其妻与家决裂，凑钱置办黄家斌母亲后事。

1862年，时年三十八岁的黄家斌被长崎的怡和洋行聘为会计与文书，1875年担任华籍高级买办，1877年应外事请求，多次谈判，后赴京求援，无果。

1878年，收养义子小林正男，当年腊月确诊肺结核。

1885年死，享年61岁，其妻子小林幸子（据黄家斌先生札记可知，其日常多称小林或夫人，少称全名）在当年华人餐馆老板后人扶持下，抚养小林正男长大，1900年，因病去世，享年74岁，小林正男时年30岁，五年后战死日俄战争战场。

附：

小林幸子，1826年生人，生于日本长崎，后进入幕府担当侍女，因气氛压抑难以忍受出逃，回到长崎后摆摊为生，1851年与黄家斌初见，1854年因婚配原因与家中生嫌隙，1855年因经济原因与家决裂，1875年补录姓氏「小林」，1877年与丈夫赴清，1878年与夫领养一子，1900年去世。

小林正男，1870年生人，生于日本横滨，出生时父母遗弃，经拐卖辗转长崎，所幸被收养，后弃养，1878年被黄家斌夫妇收养，1905年响应战争号召，同年死于日俄战争。